岁月悠悠

跑冰车,我童年的梦想

■王振华 文

距今50多年前,那时我刚刚10岁。那一年,上海的街上突然流行起玩跑冰车来,一时成了男孩子们最热衷的游戏。

所谓的跑冰车,就是用一块大约30-40厘米长、20-30厘米宽的木板,靠近后面部位钉上木条为轴,两侧装上直径5-10厘米的轴承(俗称弹子盘),然后找一根长约1米的木杆,方的圆的均可,以方形为佳,上端横着钉一根15-20厘米长的木条作为把手,下端两边再固定上短木条成U字型,中间再嵌入一个轴承。

至于木板与木杆的连接,颇有些讲究。简单随意型的,直接从商店里买一根门窗用的搭钩,用螺丝直接固定在木板上,再将一颗羊眼螺丝拧进木杆的合适位置,将木板上的搭钩挂进木杆上的羊眼,一辆跑冰车就大功告成了。

至于考究些的,那要有制作条件,比如家里有人在工厂里当钳工之类的,可以找到废铁片,加工成连接装置。通常是将铁片加工成一片L型,一片E型,分别固定在木板木杆上,中间钻洞,两片铁片搭在一起,洞与洞之间插入一颗粗粗的螺丝连接,看上去颇为专业,也比用搭钩更稳当,感觉就像是火车车厢之间的连接那样规范。

跑冰车的玩法十分简单,只要是平整的硬质路面都可以玩,水泥路面、柏油路面都没问题。玩时,一只脚踩在木板上,双手握住木杆上方的把手,另一只脚在地面上用力一蹬,跑冰车便会箭一般地向前疾驶,发出巨大的声响。站在跑冰车上,顿时会产生一种风驰电掣般的感觉,好比哪吒踩在了风火轮上。

那时,我家住在上海杨浦区的新村里。由于是新建住宅区,新村里铺设有长长的水泥人行道,正适合玩跑冰车。看着一些与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天天踩着跑冰车炫酷,我心痒眼馋,禁不住每天缠着父亲去买弹子盘和木料。

当时是计划经济,弹子盘与木料又是生产物资,不是随便能买到的。虽然在旧货市场上偶尔有工厂报废的弹子盘,但一般也不会卖给家庭消费者。既使能买到,弹子盘的价格也不菲,起码好几块钱一只,当年对一个家庭来说,几块钱已能派上很大用处,可以买上几十斤上好的大米了。

虽然如此,看着我每天渴望的眼神,父亲还是心软了,答应为我制作一辆跑冰车。

一天傍晚,父亲下班回到家中,笑眯眯地把我拉到身旁,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拿出三个弹子盘来。我当时高兴得立刻就雀跃欢呼起来。很久以后,我才想,当时父亲为了这三个弹子盘,不知费了多少劲……

不久,父亲又找来了木料,利用一个星期天的时间,为我做成了一辆跑冰车。

虽然采用的是搭钩连接,踩上去有些摇晃,但这毕竟是我自己的跑冰车!在父亲"慢点、慢点"的嘱咐声中,我迫不及待地带着跑冰车来到新村路上踩行起来。

弹子盘在水泥路面上快速滚过,发出巨大的噪声,在我听来,却是最美妙的音乐,仿佛向全新村的小伙伴们宣示,我也有跑冰车了。

看到"大头""小黑皮""阿七"纷纷打开窗户,伸出头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,我更是昂首站在跑冰车上快速驶过,就像行进在检阅的大道上,心中别提多得意了。

跑冰车虽说结构简陋,但踩行时也是需要一些技巧的。这个,随着自己玩的时间长了,就会慢慢体会出来并逐步掌握,比如怎么让它尽量延长滑行时间,怎么在疾行中迅速刹住,怎么迅速地转弯和调头等等。母亲原来并不赞成我玩跑冰车,怕跌倒摔伤,但看我那"驾驶技术娴熟"的样子,也就渐渐地不管我了。

现在回想起来,玩跑冰车,不仅让我幼小的心灵得到了满足,也锻炼了我的身体,训练了身体的机敏性和思维反应的敏捷性。手工制作的跑冰车,比不得现在商店里卖的踏板车,随时随地会坏。而大人们又不是时刻都在身边。跑冰车坏了,又急着要玩,又找不到大人,怎么办?只能自己动手。我也就是从那时起,学会了使用了榔头、螺丝刀、老虎钳和锯子的。跑冰车上用的弹子盘,都是工厂淘汰下来的,慢慢地,我也学会了怎么鉴别弹子盘的好坏,关键是这些旧弹子盘的滚珠不能磨损太多,固定滚珠的夹片不能有损坏。渐渐地,还知道了弹子盘有各种各样的形态,有小到直径几毫米的微型轴承,也有大到你拿不动的。滚珠也不是一种,有圆珠型的,也有圆柱型的。这些旧弹子盘,让我初窥了机械天地的多彩多姿。

后来,我又有了第二辆跑冰车。第二辆跑冰车与第一辆相比,要求可就大大不一样了,后面木板上的两个弹子盘要大小合适,前面的那个弹子盘一定要大。记得当时父亲托人找了一个直径至少12厘米、宽在2厘米的大弹子盘,拿出去真是"弹眼落睛"。父亲那时被下放到工厂劳动,便请厂里老师傅做了很规范的连接装置,让我兴奋不已。最重要的,这第二辆跑冰车,虽然还是父亲为主来制作,但其中也有了我的参与。记得我还用一号电池和小电珠做了一个车灯放在前面。当小电珠点亮的时候,我心中升起了一股收获劳动果实的由衷喜悦。

如今,每当我在马路上看到年轻人踩着五颜六色的踏板车的时候,便会想到我的跑冰车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它给我带来了童年的欢乐,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

"山光悦鸟性,潭影空人心。" ■钱政兴

意犹未尽

水中倒影映春色

■傅光达 文

如果说,水的哲学是不舍昼夜,水的历史是见证岁月,那么,我以为,水的文学就是映照春秋。

去居家附近的公园河畔散步,雨水节气才过,我发现河浜里早已水光潋滟,澄澜荡漾。岸上数枝已开的嫩黄迎春花以及地上遥看近却无的柔嫩青草,倒映在河水的波纹里,映出一派盈盈春色。

我也曾在扬州瘦西湖畔,从淡绿色的湖水中看长堤春柳的倒影,登钓鱼台从圆形的"镜框"中观五亭桥,桥上五亭,桥下四翼,已是美不胜收,待低头朝水里看,树倒波心濯练光,亭桥倒影入湖中,秀气窈窕的白塔和二十四桥,移步换景春光泄,多年过去依然印象深刻。

我也曾泛舟西湖,从湖水倒影中看苏堤春晓,真如当地人说的那样,苏堤景致六吊桥,一株柳树一株桃。从船上看风景,更是别有洞天,水底柳,莺戏浪,鸟飞天外朝阳去,船过桥心倒影来,便想起苏东坡的诗境——"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"。

我还曾乘船游览桐庐富春江,记忆中,两岸青山,一路欢歌,真是山绕春江波撼城,水光倒影浸山青。

观倒影,与平常的角度不同,有趣的是发现春之奇景,鱼在空中泳,花从天上开;俯视见春鸟,时翻藻荇中。这是大好春光恩赐予人的无尽宝藏。

时令小语

相约植树节

■佘建民 文

3月12日,我迎来了又一个植树节。

说起植树,我大半辈子都与其有缘。六十年多前,当时我家住在杨浦区的棚户区,读小学的我就在父母的指导下,亲手将柳条插在我家门前的空地上,没几年,那些柳条就长成了小树,之后小树又长成了中树、大树。

春天,我们用柳条编树帽,夏天在树荫下纳凉,柳树粗壮的树干还被用来拴上绳子晾衣,有调皮的孩童会爬上柳树的高处嬉戏。那时,棚户区的春色总是先从柳树枝头那一抹鹅黄嫩绿上显现。

1970年,我远赴安徽务农,第二年被社员选为生产队副队长的我,就按照公社部署,带领社员沿大队到生产队的土路两旁栽种了数百棵杨树,并在村前屋后地边,栽种了许多被当地人称为"焦(裕禄)桐"的泡桐树。在我离开农村去南京上学前,我还专门依依不舍地为当年亲手种下的树培了土。1978年,我去镇中学探望当时还在那里教书的妻子时,又专程回到生产队,看到当年栽种的杨树、泡桐挺拔地耸立在路旁和田间地头。

在南京,我参与过学校开门办学组织的去长江北岸的植树运动,与老师和同学们一起,种下了许许多多的树木。

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安徽省312地质队工作。说来也是有缘,1979年国家设定的植树节就定在每年3月12日,与我们地质队代号完全相同,让对植树造林一往情深的我喜不自胜。我们驻地在蚌埠市,每年春天,我都会积极参与地质队组织的植树活动,定线、放样、挖坑、培土、浇水,我样样拿手,这得益于我当年在乡村植树的经验。

成家后,我便与已调到地质队学校教书的妻子一起,在家门口的空地上,开辟了一方菜园,并在门前栽种了数棵泡桐树。泡桐属速生树种,不几年,就长得高高大大的,粗壮的树干可系绳晾衣;枝头则是小鸟的乐园,晨昏在枝头鸣唱着;浓密的树荫为我们遮蔽夏日的骄阳,傍晚,我们一家三口就在树下纳凉、用餐,那份田园生活的惬意,至今想来仍是幸福满满。

特别是,同事为给我们新屋添喜,特地把他家最大的一棵年年结满无花果的果树移栽到我家院里。夏秋时节,硕大的果实挂满枝头。待果实饱满,外皮呈深红,散发出阵阵果香后,我们就适时采摘。无花果留给我们的那种特有的清香甜糯的美味,至今难忘。我们还经常摘下无花果馈赠同事和邻里,当然,孩童也会来摘,我们见了从不阻拦,只是告诉他们不能折断枝条。

1993年,我们一家调回上海,妻教书,我则从事市政工程工作。我常年泡在工地,先后参与过浦东内环线、杨高路、杨浦区江浦路、周家嘴路改扩建、上海绕城A30高速公路等众多的工程,每个项目都少不了绿化工程。看着那些树木挺直地耸立在行道旁的英姿,我就油然地感到快乐。

柳枝经雨重,松色带烟深。如今植树节前后,去建设过的工程走走看看,抚摸一下当年我们亲手栽种的树木,嗅一下大树散发的气息,那份亲近的愉悦,非笔墨所能尽述。

感谢自然界的花花草草和森林树木。

海上风物

百年公交偶感

■朱慰琦 文/图

家门口的14路公交电车,外型换成了酷似百年前的有轨电车,蓝色车身上绘制着老式电车图形,中英文"百年公交"印制在醒目位置。行车中,仿老式电车轻轻的"叮叮叮"声,取代了鸣笛声。电车穿行于繁华市区,给这座城市抹上了一股老上海味道。

1908年3月5日,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式开通。这条由英商经营的1路有轨电车,线路长6.04公里,自静安寺至外滩广东路的上海总会。据说,当时市民们误以为坐电车会触电,一时没人敢乘坐。为此,英国人雇用了一批失业者当专业坐车人,还向乘客赠送花露水、牙粉、香皂等礼物,生意才逐渐好转。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有轨电车已遍布上海市区的东南西北各个角落,成为公共交通的生力军。1975年12月1日,上海最后一条有轨电车线3路(虹口公园至五角场)拆除,改行93路公共汽车。

如今城市交通越来越发达,各种现代化城市公交车辆的更新层出不穷。轨道交通、中运量等各种客运线路如蛛网般密密麻麻地覆盖了整座城市。城市建设发展也越来越快,现代楼宇、商场星罗棋布,绿地、广场、高架错落有致,入夜全息3D、AI灯光秀扮靓着这座城市,夜色越来越动人了。

眼花缭乱之余,人们还是不免对老上海城市交通、城市建设的回忆。如今14路的"换装",可以说承载着老上海人那淡淡的乡愁。(图片摄于位于杨浦的14路终、起点站)

本报地址: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:65653113 邮编: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